

卡絲癆 王爾德著

美樂沙

田漢譯

畫侶詞亞琵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徐公美著 一冊 定價二角半

演 劇 術

本書內容分四大編：①是關於演劇術的概論；②講戲劇的發音術；③講戲劇的動作術；④講戲劇的化裝術；每編之中，又各分章節，按次敘述。此書係作者融會經驗與心得而成，處處切合實用。和徒以理論見長，而使人無所適從的作品不同。凡演劇家、電影家、及愛美劇社、學校劇團等，均宜採為參考書。

中華書局發行

(2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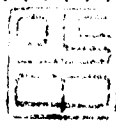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一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十二年一月發行
民國十九年三月五版

少年中國學會叢書 沙樂美(全一冊)

定價銀六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版權



所有

原著者 王爾

Oscar Wilde

翻譯者 田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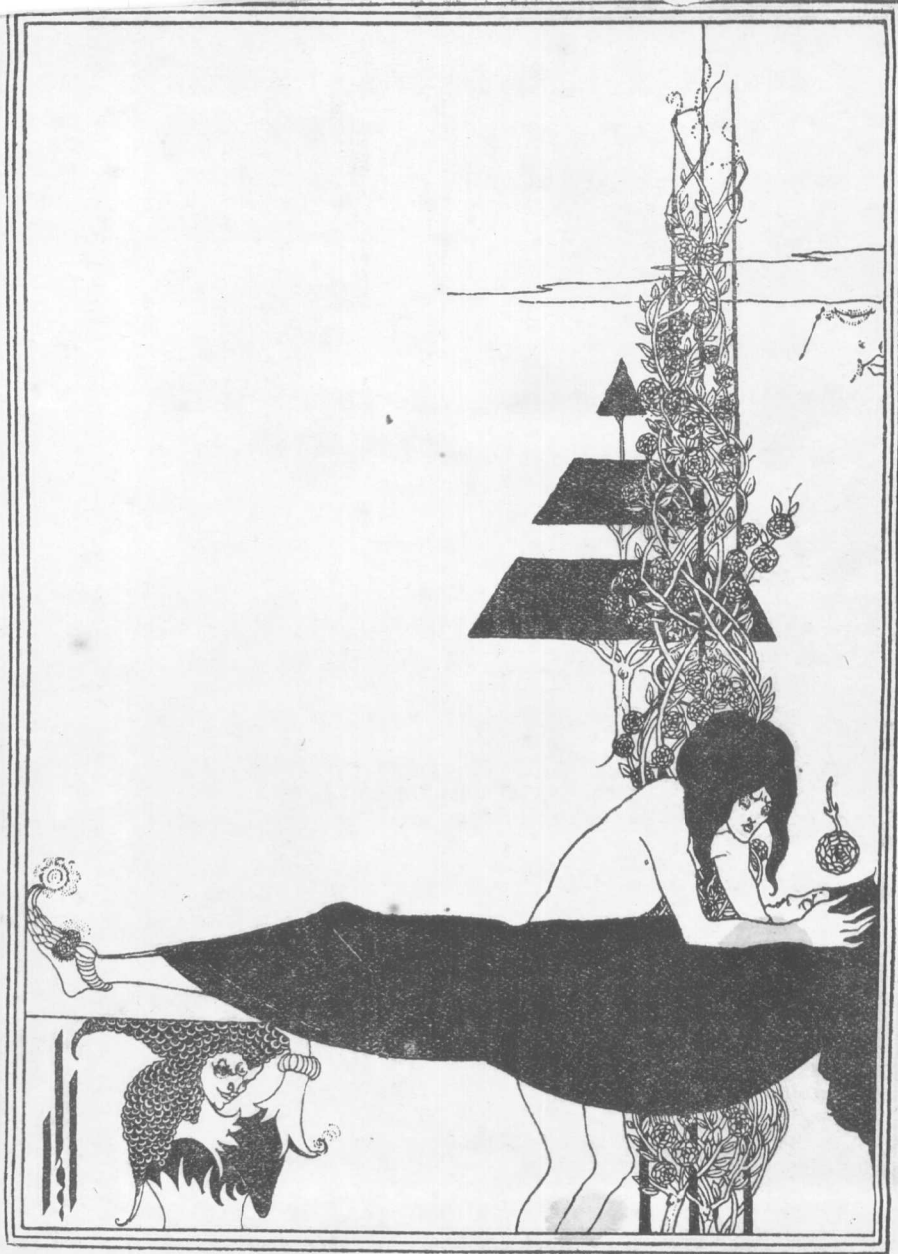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省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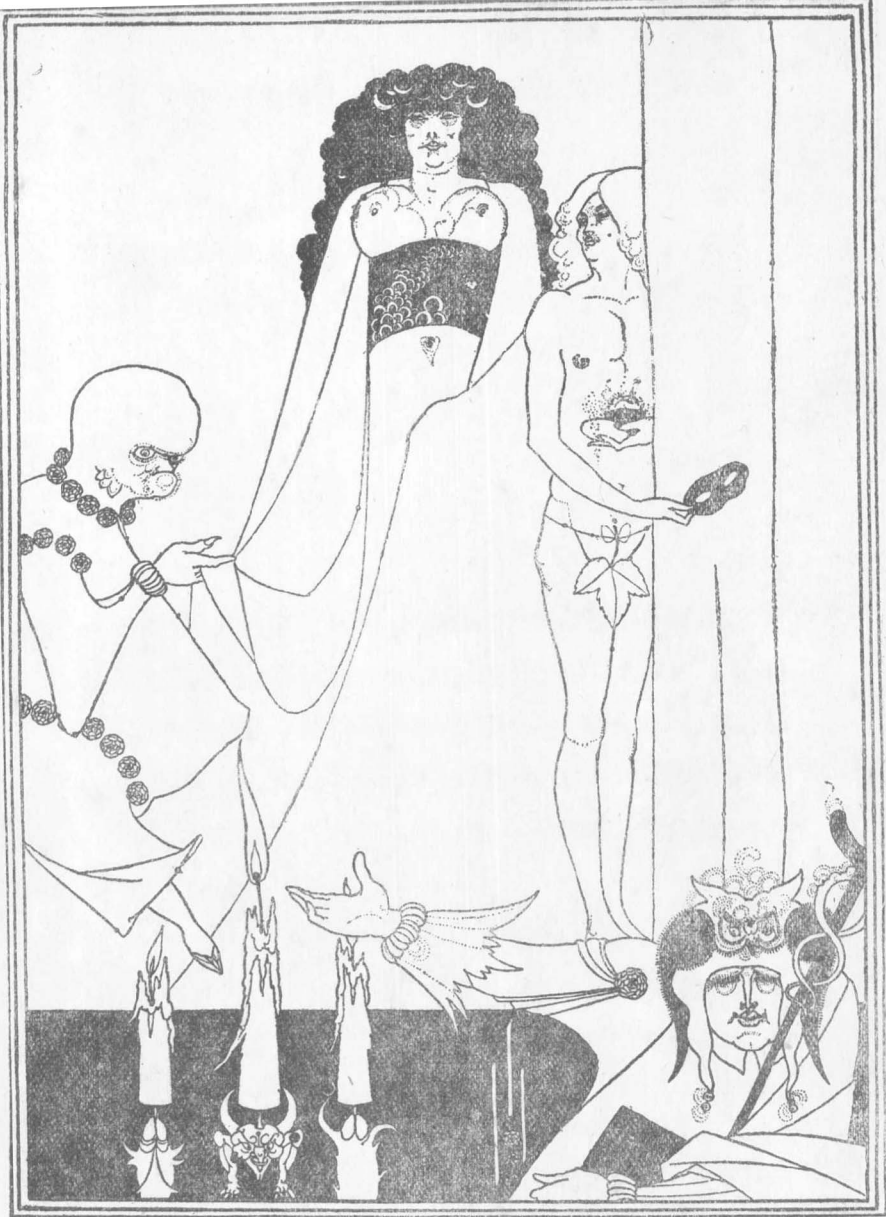
(一九〇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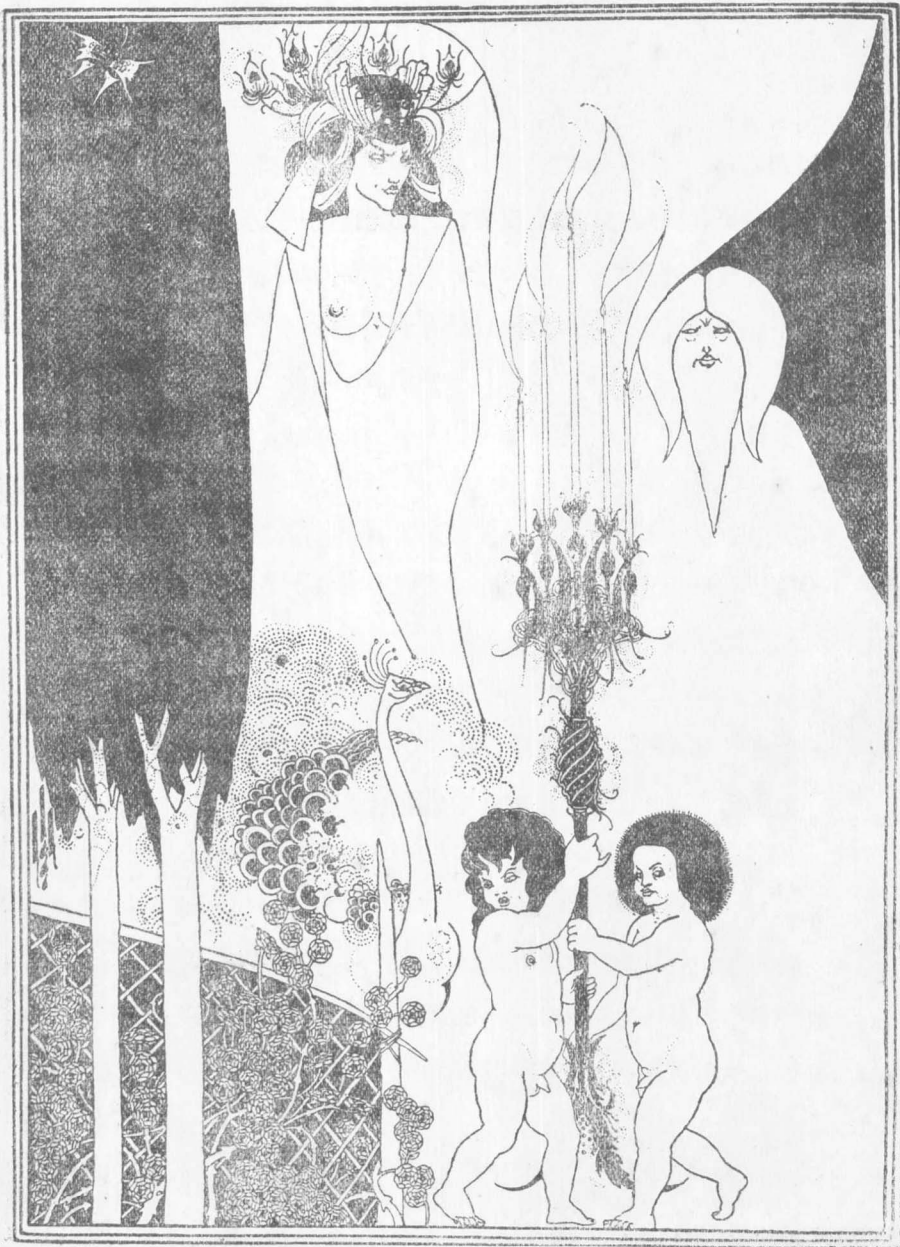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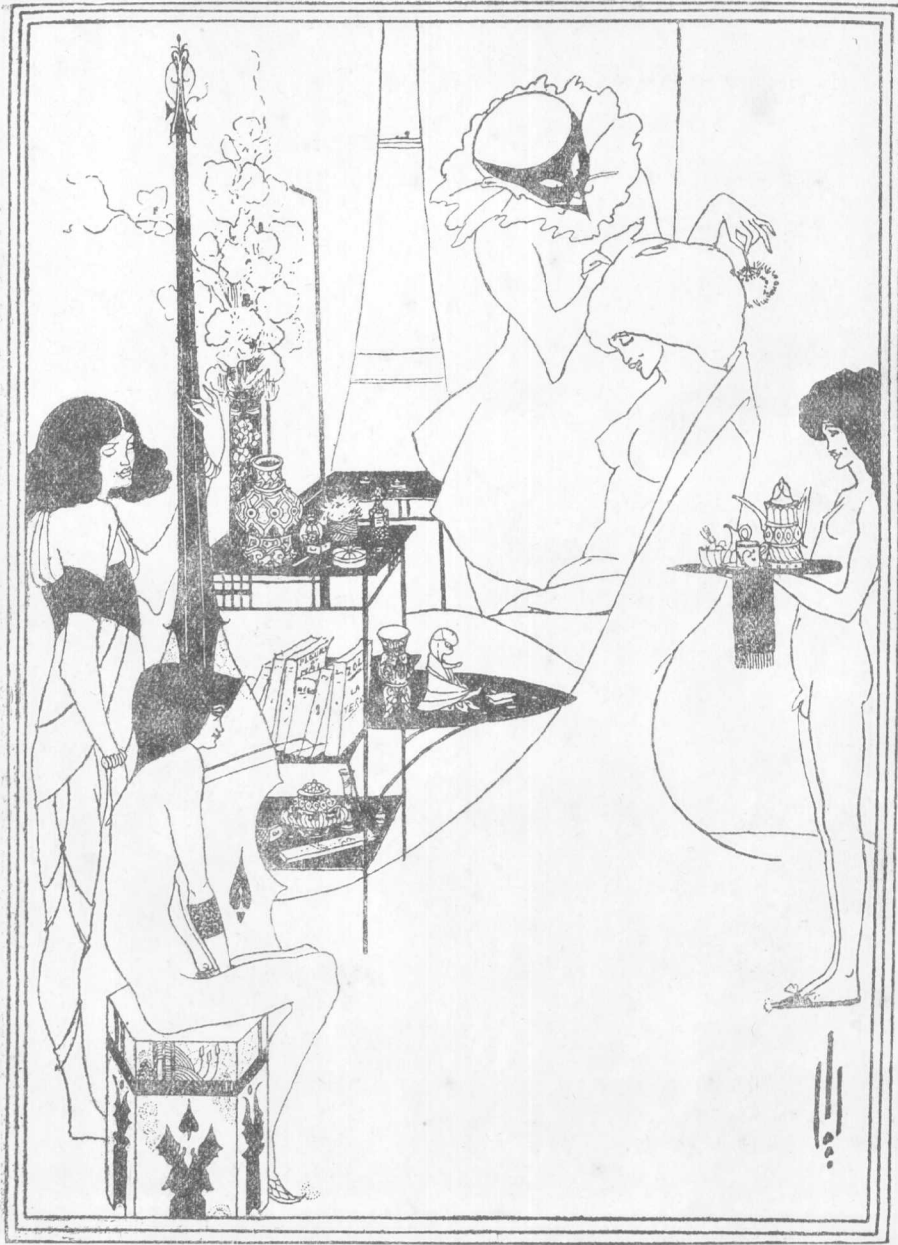














場面——希律王宮裏一個大高臺，接在宴會廳的上面。兵士數名倚着臺。右邊有一級很大的階基，左邊後方，有一古井，圍以青銅之垣。月夜。

敘利亞少年

沙樂美公主今晚好美麗啊！

希羅底的侍者

你看月亮！你看月亮的樣子好奇怪！她好像一個從墳墓裏走出來的女人一樣。她好像一個死女人一樣。人家一定以為她尋着死人哩。

敘利亞少年

公主的樣子很奇怪。她好像一個帶着黃色的面紗而把白銀做脚的小公主。她又好像一個把小白鴿兒做脚的公主。人家一定以為她是舞蹈着哩。

希羅底的侍者

這月亮也像一個死美人似的。她走得很慢。

〔宴會廳內喧嘩之聲大作。〕

第一個兵士

爲什麼吵鬧！那些喊喊叫叫的野獸都是些什麼？

第二個兵士

那是猶太人。他們常常是那樣鬧的。現在正爭論他們的宗教。

第一個兵士

他們爲什麼要爭論宗教？

第二個兵士

我也不知道。不過他們常常是這樣爭論的。譬如，法利賽這一派的人說有天使，撒丟賽那一派的人，便宣言天使是不會存在的。

第一個兵士

這樣的事也去爭論，我想真是可笑得很。

敘利亞少年

今晚沙樂美公主好美麗啊！

希羅底的侍者

你常常望着她。你把她望得太利害了。是這樣望人很危險的。說不定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哩。

敘利亞少年

她今晚真美麗得很。

第一兵士

國王的臉色很陰鬱。

第二兵士

是；他的臉色很陰鬱。

第一兵士

他正望着什麼東西哩。

第二兵士

他正望着誰哩。

第一兵士

他望着誰呢？

第二兵士

我不知道。

敘利亞少年

公主的臉色好蒼白啊！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蒼白的臉色。
她好像映在銀鏡中間的一朵白薔薇的影子。

希羅底的侍者

你，不要望着她。你望很了她。

第一兵士

希羅底替國王滿斟了一鍾酒。

卡巴都西亞人

那個戴着黑色珠冠，頭髮撲着青粉的，便是王妃希羅底嗎？

第一兵士

是的；那就是王妃希羅底。

第二兵士

國王很喜歡葡萄酒。一種是從沙姆斯呂斯島運來的，像凱撒的袍一樣的紫。

卡巴都西亞人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凱撒。

第二兵士

還有一種是從賽普魯斯市運來的，像黃金一樣的黃。

卡巴都西亞人

我歡喜黃金。

第二兵士

第三種便是西西里的葡萄酒，像血一樣的紅。

斐比亞人

我們國裏的神靈都很喜歡血食。每年兩次要把許多童男童女去供養他們；五十個童男，一百個童女。但是我們給他們的犧牲還像不十分够似的，因此他們對我們很暴虐。

卡巴都西亞人

在我們國裏現在並沒有什麼神靈了。羅馬人把他們都趕走了。有些人說他們都躲在深山中間，但是我不相信。我在山中間住過三晚，到處找着他們。最後我又喊他們的名字，可是他們也沒有出來。我想他們都死掉了罷。

第一兵士

猶太人崇拜一個人家看不見的神。

卡巴都西亞人

我不懂那樣的事。

第一兵士

實在祇有他們纔肯信那種人家看不見的東西。

卡巴都西亞人

在我看起來那全然是可笑的事。

約翰的聲音

在我以後來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解纜帶也是不配的。他來的時候，淒涼的地方會充滿着歡喜，會像百合花一樣的芬芳馥郁。瞎子的眼睛會看見天日，聾子的耳朵會聽見……剛生下的孩子會探手攀龍的巢穴，又會牽着獅子的鬃毛行走。

第二兵士

叫他不要做聲。他常常說些不近情理的事。

第一兵士

但是不然。他是一個聖者。而且他很溫和的。每天我給東西他吃的時候，他總感謝我。

卡巴都西亞人

他是誰？

第一兵士

一個先知。

卡巴都西亞人

他叫做什麼名字？

第一兵士

叫做約翰。

卡巴都西亞人

他從那裏來的？

第一兵士

從沙漠裏來的。他在那裏吃的是蝗蟲野蜜，穿的是駱駝毛的衣服，腰上繫着皮帶。看他的樣子可怕得很。但是常常有一大羣人跟着他走。他甚至還有許多徒弟。

卡巴都西亞人

他說的是什麼一回事？

第一兵士

我們始終不懂。有時候他說得可怕得很，但是誰也不懂他所說的到底是些什麼。

卡巴都西亞人

我們可不可以會會他？

第一兵士

不行，國王禁止了。

敘利亞少年

公主把扇子遮着她的臉了！那一雙纖纖素手搖動起來就好像白鴿兒飛到巢裏去似的。那又像白蝴蝶似的。那完全像白蝴蝶啊。

希羅底的侍者

那和你有什麼關係？你為什麼要望着她？你切不可望着她。

．．．．說不定有不幸的事會要發生。

卡巴都西亞人

(指着井)

好奇怪的牢獄！

第二兵士

這是一個古井。

卡巴都西亞人

一個古井！那麼應該是很不衛生的。

第二兵士

但是不然！譬如國王的兄弟，他的長兄，就是王妃第一個丈夫，在這個井裏足足幽囚了十二個年頭。他也沒有囚死。直到最後那年他纔被絞死了。

卡巴都西亞人

絞死了？誰敢做那樣的事？

第二兵士

〔指着一個行刑劊子，一高大的黑奴〕

那邊那個人，叫做納阿曼的。

卡巴都西亞人

他不害怕嗎？

第二兵士

怕什麼！國王把那戒指給他了。

卡巴都西亞人

什麼戒指？

第二兵士

「死的戒指」，所以他不害怕。

卡巴都西亞人

但是絞死一個國王畢竟是一件可怕的事。

第一兵士

爲什麼可怕？國王也像其他的人一樣祇有一個頸脖哩。

卡巴都西亞人

我總覺得可怕。

敘利亞少年

公主站起來了！她要離席了！她好像很悶煩似的。啊，她向這裡走來了。不錯，她是向我們這裡走來的。她的臉色好蒼白啊！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蒼白的臉色。

希羅底的侍者

不要望着她。我請你不要望着她。

敘利亞少年

她好像一隻迷了路的鴿子。．．她好像一朵在風中顫動着的水仙花。．．．．她好像一朵銀花。

〔沙樂美上場〕

沙樂美

我不願意坐在那里了。我坐不住了，我不懂國王何以要把他那顫動着的眼臉底下那一雙鼯鼠似的眼睛始終望着我？他是我母親的丈夫却那樣望着我，真是奇怪。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哦，實在他的意思我一點都明白了。

敘利亞少年

公主，您離了席嗎？

沙樂美

此地好清爽的空氣啊！我可以在這裏吐吐氣了！裏面有那些從耶路撒冷來的猶太人，爲着他們那些不相干的儀禮兩下爭得咬牙切齒的，又有那些野蠻人，喝了又喝，把葡萄酒潑了一滿地，又有那些從司蜜爾納來的希臘人，把眼睛哪，臉上哪，都塗着顏色，把頭髮鬆得像旋渦似的，又有那些沉默的，狡猾的埃及人蓄着翡翠似的長爪，穿着褐色的外套。還有那些野蠻的粗暴的羅馬人，開口就是一派粗鄙不堪的話。唉！我真不知道要何如咒那些羅馬人纔好！那樣粗野那樣下作，他們偏要裝起那種貴族的樣子。

敘利亞少年

公主，您請坐罷？

希羅底的侍者

你爲什麼要和她說話！……你爲什麼要望着她？唉！我恐怕有什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哩。

沙樂美

看月亮真是再好沒有的事！她好像一個小銀毫子，又可以說是一朵小銀花。她又冷靜又純潔。她一定是一個閨女，她大有閨女的美質，不錯，她是一個閨女。她從來沒有把自己污辱過，她從來沒有像其他的仙女一樣把她自己的身子讓男子輕薄過。

約翰的聲音

主來了。人子來了。仙都爾都藏到河裏去了。茜倫都從河裏逃出來睡在林子裏的落葉底下去了。

沙樂美

那大聲喊叫的是誰？

第二兵士

公主，那是一個先知。

沙樂美

啊，先知！不就是國王所怕的那個人嗎？

第二兵士

公主，我們不知道那些事。祇知道剛纔大聲喊叫的那個人，
是先知約翰。

敘利亞少年

我叫他們把肩輿抬來好不好，公主？今晚園中的夜色真愛
人啊。

沙樂美

他不是說了我母親許多可怕的話嗎？

第二兵士

他所說的話我們不懂，公主。

沙樂美

是的；他說了我母親許多可怕的話。

〔一奴隸登場〕

奴隸

公主，國王請您歸席。

沙樂美

我不願意歸席了。

敘利亞少年

請您恕罪，公主。若是您不歸席，恐怕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

沙樂美

這先知是一個老人嗎？

敘利亞少年

公主，想還是歸座的好。請許我引導您進去。

沙樂美

這先知……是個老人嗎？

第一兵士

不，公主，他是一個年紀很輕的人。

第二兵士

可是誰也不能確定。有人說他是以利亞。

沙樂美

誰是以利亞？

第二兵士

是這個國裏極古的時候一個先知，公主。

奴隸

公主，叫奴才如何去回國王呢？

約翰的聲音

巴拉斯丁的國土啊，你莫以為他打你的鞭子折斷了，你就歡喜啊。因為蛇的子孫會產出巴齊克利的怪物，那種怪物產出的子可以吞盡空中的鳥雀啊。

沙樂美

好奇妙的聲音！我要和他說話。

第一兵士

我恐怕那是不可能的，公主。國王陛下不願誰和他說話。
連大僧正要和他說話都被禁止了。

沙樂美

我想要和他說話。

第一兵士

那是不可能的，公主。

沙樂美

我要和他說話。

敘利亞少年

實在公主不還是歸席的好嗎？

沙樂美

把那個先知帶出來。

第一兵士

我們不敢，公主。

沙樂美

〔走到古井邊窺下去〕

**這裏邊好黑暗！在這樣一個暗穴中間住，一定可怕得很！
這簡直和墳墓一樣……〔對着兵士〕你們沒有聽見我的話嗎？
把這先知帶出來。我要看看他。**

第二兵士

公主，請不要把這件事來差我們。

沙樂美

你們要害着我等嗎！

第一兵士

公主，我們的生命都是您的，但是我們不能照公主所吩咐

的做。而且實在這件事公主也不應該吩咐我們做的。

沙樂美

〔望著敘利亞少年〕

阿！

希羅底的侍者

嘎呀！看要發生什麼事？我敢斷定有什麼不幸的事要發生的

沙樂美

〔走到敘利亞少年面前〕

你會替我做這件事的，可不是嗎，納拉博斯？你願意替我做這件事嗎？我常常對你很好的。你是不是會替我做這件事？我祇要把這個奇怪的先知看一下。我常聽得人家說他的事。就是國王也常常說到他。我想國王是很怕他的。我確信國王怕了他。……你也怕他嗎，逆你也怕他嗎，納拉博斯？

敘利亞少年

我並不怕他，公主；我誰也不怕。但是國王下有明令無論何人不許揭開這個井蓋。

沙樂美

你替我做這件事，納拉博斯，明天我乘着肩輿走偶像販賣店的門底下經過的時候，我一定丟一朵小花給你，一朵小小的綠花。

敘利亞少年

公主，我不能，我不能。

沙樂美

〔微笑着〕

你會替我做這件事的，納拉博斯。你一定明白你會替我做這件事的。我明天乘着肩輿走偶像買入店的橋邊經過的時候，我一定從面紗中間來望你，我一定望你，納拉博斯，我多半還笑嫣嫣的望着你。你瞧我，納拉博斯，你瞧我。阿！你明白你一定肯照我所說的做的。你一定明白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一定肯替我做這件事。

敘利亞少年

〔對第三兵士作手勢〕

把那先知帶出來。……沙樂美公主要看他。

沙樂美

阿！

希羅底的侍者

嗚呀！月亮的樣子好奇怪啊。人家一定以為是一隻死女人的手想尋件屍衣去遮蓋她的身體哩。

敘利亞少年

她的樣子很怪！她像一個珀琥眼睛的小公主。她從那薄紗雲裏和小公主似的嫣然笑着。

【先知從古井裏走出來，沙樂美望着他徐徐退後】

約翰

那個現在把憎惡的杯子裝得滿滿的男子在什麼地方？那個有一日要穿着銀袍死在民衆面前的男子在什麼地方？叫他出來，聽聽在沙漠中間和王宮裏面絕叫過的人的聲音。

沙樂美

他是說誰的事呢？

敘利亞少年

誰也不知道，公主。

約翰

那個看見了壁上畫的男像，看見用彩色畫的加爾底亞國的男子的像，便把她自己投在視慾中間，派遣使節到加爾底亞國去的女人，在什麼地方？

沙樂美

他這是說我母親的。

敘利亞少年

不是啊，公主。

沙樂美

是的，他是說我母親的。

約翰

那個把身子佈施給那些腰上纏着綬帶，頭上戴着彩冠的亞西利亞隊長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那個把身子佈施給那些穿着麻布和紫花的衣服，拿着金盾，戴着銀盔，身體魁梧奇偉的埃及少年們的女人，在什麼地方？叫她從那淫污的床上起來，從那亂倫的床上起來，聽聽替主的開路的人的話，痛悔她的罪惡。就是她不願意悔罪，還要死守在污泥裏面；也把她叫來，因為主會拿着他的鞭子親自責罰她的。

沙樂美

但是他可怕得很，他可怕得很！

敘利亞少年

莫停在此地，公主，我求您。

沙樂美

他那雙眼睛比什麼都可怕。就像泰爾地方的花毯被火把燒了兩個黑孔似的，又像那蛟龍棲息的黑洞似的。像埃及國那些蛟龍據為巢穴的黑洞似的。又像在那靈幻的月光底下蕩漾着的黑湖似的。你想他還要說話嗎？

叙利亞少年

請您莫停在此地，公主，我萬請您莫停在此地。

沙樂美

他好憔悴啊！他好像一個瘦削的象牙彫的像。他好像一個銀像。我深信他和月亮一樣的純潔。他好像一道月光，又好像一枝銀箭。他的肉體一定和象牙一樣的冷。我要仔細看他一下。

叙利亞少年

不，不，公主。

沙樂美

我一定要仔細看他一下。

叙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

約翰

望着我的這個女人是誰？我不要她望着我。她爲什麼要把

她那光燦燦的眼臉底下那一雙金色的眼睛望着我。我不知道她是誰。我不要知道她是誰。叫她走開去。我不願和她說話。

沙樂美

我是沙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啊！莫走到主的選民的面前來。你的母親把她那罪惡之酒澎滿了這個地球，她那罪惡的呼聲甚至達到上帝的耳朵裏面去了。

沙樂美

再說一遍，約翰。你的聲音使我沉醉啊。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公主！

沙樂美

再說！再說一遍，約翰，你告訴我定要如何做纔好。

約翰

梭東的女啊，莫到我面前來！你去把紗蒙在臉上，把灰撒在頭上，走到沙漠中間尋人子去的好。

沙樂美

人子，是誰呢？他也像你一樣的美麗嗎，約翰？

約翰

你快些走開！我聽得宮殿中間有死神拍翼翅的聲音。

敘利亞少年

公主，我求您進去罷。

約翰

我主上帝的天使啊，您爲着什麼事帶劍而來呢？您在這個不祥的宮殿裏尋什麼人？……那將來要穿着銀袍而死的人的末日還沒有到哩。

沙樂美

約翰！

約翰

說話的是誰？

沙樂美

約翰！我愛上了你的身體。你的身體像田野中間沒有刈過的百合花一樣的白。你的身體白得和山上的積雪似的，和從猶太羣山上面流墜溪谷之間的積雪似的。亞拉伯女王的花園裏那些薔薇花也沒有你的身體這樣白。不必說亞拉伯女王的花園，亞拉伯女王那芬芳的香料園裏的薔薇，更不必說那照在樹葉上的曙光的腳和睡在海心裏的明月的胸……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像你身體這樣白。—讓我觸一觸你的身體！

約翰

走開！巴比倫的女兒啊！世界的罪惡都是由女人來的。不要和我說話。我不願意聽你的。我祇聽我主上帝的聲音。

沙樂美

你的身體怪討厭的。像一個害大麻瘋的人的身體似的。像一版毒蛇爬過的粉牆似的；像一版蠍子營過巢的粉牆似的。

像一塚弄得污穢不堪的白墳似的。這個可怕得很，你的身體可怕得很。．．．．我中意的是你的頭髮，約翰。你的頭髮好像一些葡萄球，好像一些從伊多米人的國土伊東的葡萄樹上垂下來的黑葡萄球。你的頭髮好像呂巴農的柏樹，好像日中間在他的濃陰之下可以躲獅子和盜賊的呂巴農的大柏樹。月亮遮了她的臉，星子嚇得不敢出來的漆黑的長夜，也不及你的頭髮這樣黑．．．．讓我摸一摸你的頭髮。

約翰

走開，梭東的女兒啊！不要觸我。不要褻瀆了我主上帝的神殿。

沙樂美

你的頭髮可怕得很。盡被泥土和灰塵遮煞了。好像他們把一頂荊冠罩在你的額頭上一樣。好像一節節的蛇盤在你的頸上一樣。我不愛你的頭髮。．．．．我要的是你的嘴，約翰。你的嘴像象牙塔上的紅帶子似的。像用象牙小刀截成兩半的石榴似的。泰爾花園裏開的石榴花，比薔薇花還要紅，但是沒有你的嘴這樣紅。那報告國王駕到和嚇退敵人的那種紅色的號音也沒有這樣紅。你的嘴比那把葡萄躡在壓榨器裏面的人

的脚還要紅。比那常棲在廟裏受僧侶們飼養的鴿子的脚還要紅。比那從森林裏殺了一隻獅子，還看見許多五色班斕的虎豹而歸的人的脚還要紅。你的嘴好像那些漁人從那半明半暗的海中間尋出來的珊瑚枝，替國王們珍藏着的珊瑚枝一樣！

••• 好像莫邪擺人從莫邪礦山裏掘出來的朱紅，歸於國王們之手的朱紅一樣。好像那用朱紅繪着，珊瑚飾着的波斯王的寶弓一樣。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能像你的嘴這樣紅的。

•• 讓我親一親你的嘴。

約翰

不行！巴比倫的女兒啊！梭東的女兒啊！不行。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要親你的嘴。

敘利亞少年

公主，公主，您是一個一大把沒藥花也似的人，您是一切鴿子中間的鴿子，不要望着這個人，不要望着他！不要對他說這樣的話。我忍不住了••• 公主，公主，不要說這些事。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

叙利亞少年

〔自殺倒於沙樂美與約翰之間〕

唉！

希羅底的侍者

這個叙利亞少年自殺了！這個少年隊長自殺了！我的朋友他自殺了！我給了他一個香盒，和一隻銀環，可是現在他自殺了！唉，他不豫言過有什麼不幸的事會發生嗎？我也是這樣說過，這個不幸的事果然發生了。我知道月亮找着一個死人，可是想不到她所找的人就是他。唉，我何以不把他藏起莫使月亮看見呢？若我把他藏在一個洞窟裏的時候，月亮或者不會看見他。

第一兵士

公主，這個少年隊長剛纔自殺了。

沙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約翰。

約翰

你不怕嗎，希羅底的女兒呀？我不對你說過我聽見宮殿裏有死神拍翼翅的聲音嗎？而且死神不已經來了嗎？

沙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

約翰

淫婦的女兒啊，能救你的祇有一個人，就是我先說的那一個人。去找他。他正在加利利海的一艘小船上，和他的門徒們講道。你去跪在那海岸上，喊他的名字。當他來到你面前的時候，（因為凡有人叫他沒有不來的）你便跪在他的腳下，求他赦免你的罪。

沙樂美

讓我親你的嘴。

約翰

你要被咀咒！你這亂倫的母親的女兒啊，你要被咀咒！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

約翰

我不願意望你。我不望你了，你被咀咒了，沙樂美，你被咀咒了。（走下古井）

沙樂美

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要親你的嘴。

第一兵士

我們應該把這屍首抬到別處去。國王素來不喜歡看死屍，除非那是他自己殺死的。

希羅底的侍者

他是我一個兄弟，而且親愛過於兄弟。我送他一個小盒子，裏裝的是各種名香，又送他一個瑪瑙釧子他常常戴在手上。晚上我們回到河邊和杏林子裏散步的時候他最愛把他故鄉的

事講給我聽。他總是說得很低。他說話的聲音和吹笛子的名手的笛聲似的。他又最愛對着河裏望着他自己。我常常勸他不要如此。

第二兵士

你說得不錯；我們一定要把這屍首藏起。不要給國王看見了。

第一兵士

國王不會到這里來。他從沒有上過這個高臺。因為他怕極了這個先知。

〔希律,希羅底,及一切侍從登場〕

希律

沙樂美在那裡？公主在那裏？她怎麼不依我的命令歸席去呢？哈！她在那裏！

希羅底

你切不可望着她！你常常望着她！

希律

今晚月亮的樣子真是奇怪。你看她的樣子不是很怪嗎？她好像一個狂女，一個到處找着情郎的狂女。她又裸着體。她全然是裸體的。她在霄漢之間脫得赤條條的。那些雲想去遮蓋她可是她不願意。她好像一個喝醉了的女人偏來倒去地在雲裏穿過……我想她一定是找着情人。……她不是像一個東偏西倒的醉婦嗎？她像一個發了狂的女人，是不是？

希羅底

不然；月亮像一個月亮就是了。我們進去罷。……你在此地沒有事可做。

希律

我要在此地！馬呂色，把地毯鋪在那裏。點起火把來，把那張象牙桌和碧玉桌都搬出來。此地的空氣好極了。我要和我的嘉客們多飲幾杯葡萄酒。我們對於凱撒派來的使節應當表示充分的敬意。

希羅底

你想在此地，那裏是爲他們啊。

希律

是哪；空氣很好呀，來，希羅底，我們的嘉客正等着我們哩。唉！我滑了一跤！我踏在血泊裏滑了一跤！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這是一個很不吉祥的兆頭。爲什麼此地會有血呢？……并且還有一個屍首，這屍首又怎麼會到此地來的呢？你們以爲我和埃及國王一樣款待賓客不用筵席却把屍首給他們看嗎？這是誰的屍首？我不願意看牠。

第一兵士

這是我們的大尉，陛下。他是一個敘利亞少年，陛下在三天以前纔任他做近衛軍的大尉。

希律

我並沒有下殺他的命令呀。

第二兵士

他是自殺的，陛下。

希律

爲着什麼緣故？我不是任他做了近衛軍的大尉嗎。

第二兵士

我們不知道，陛下，但是他自殺了。

希律

我看這件事有些奇怪。我從前以為祇有羅馬那些哲學家纔自殺的。諦格里納斯，羅馬的哲學先生們自殺是真的嗎？

諦格里納斯

是有些自殺的，陛下。他們都是斯脫亞派的人。斯脫亞派的人都很粗野的。他們都是一些很可笑的人。我個人覺得他們全然可笑得很。

希律

我也是這樣想的。自殺真是一件可笑的事。

諦格里納斯

在羅馬無論什麼人都譏笑他們。羅馬皇帝做過一首諷刺詩攻擊他們。那首詩到處傳誦。

希律

阿！他做過一首諷刺詩攻擊他們嗎？凱撒真是個怪傑。他無所不能。．．．可是這敘利亞少年自殺的這件事，真不可解。他自殺了使我難過得很。是啊！我很難過；因為他生得好看。并且還生得非常好看。他生成一雙倦眼。我記得我看見過他惺惺忪忪地望着沙樂美。我想他實在把她望得太利害了。

希羅底

還有一位也把她望得太利害了哩。

希律

他的父親是一個國王。我把他逐出他的王國了。他的娘是一個王妃，你便把她收做你的奴隸了，希羅底。他在這裏就像我的賓客一樣，因為這個緣故我纔任他做我的太尉。他死了我好難過。．．．．唉！你們到底爲什麼把他的屍首丟在此地？我不願意望牠，把牠搬開！〔他們把屍首搬開〕此地冷得很。有風吹着。不是有風吹着嗎？

希羅底

不然；沒有風。

希律

不然，確是有風。．．．．而且我聽見空中間有什麼東西好像拍着翼翅，好像拍着很大的翼翅似的。你沒有聽見嗎？

希羅底

我一點什麼也沒有聽見。

希律

我也不聽見了。但是我又聽見！這是風聲無疑。過去了。不然，我又聽見。你不聽見嗎？這正像那拍着翼翅一樣。

希羅底

我告訴你一點什麼也沒有。你病了。我們進去罷。

希律

我沒有病。病的却是你的女兒。她有病容。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蒼白的臉色。

希羅底

我和你說過不要望着她。

希律

給我斟起酒來。〔拿着酒〕沙樂美，來同我喝一點兒葡萄酒。
此地有芳醇的葡萄酒。是凱撒親自送給我的。你沾一點兒在
你那小小的櫻唇裏面，然後我喝乾了這一杯。

沙樂美

我並不渴，陛下。

希律

你聽見你的女兒怎樣回答我的嗎？

希羅底

她說得不錯。你爲什麼要常常望着她呢？

希律

給我拿些果子來。〔果子拿來了〕沙樂美，來，同我吃吃果子。
我愛看你那小齒兒印在果子上的香痕。你祇把這個果子咬一
點兒，然後我把剩下來的都吃完。

沙樂美

我並不餓，陛下。

希律

〔對希羅底〕你看你如何把你的女兒教養大的。

希羅底

我的女兒和我都是王族出身。像你呢，你的父親是一個趕駱駝的！還兼做强盜哩！

希律

你胡說！

希羅底

你自己知道這是千真萬確的。

希律

沙樂美，來，坐在我身邊來。我把你母親的位子給你坐。

沙樂美

我并不倦，陛下。

希羅底

你看她把你怎樣看待的。

希律

給我拿——要拿什麼來？我忘記了。哦，哦！我記起來了！

約翰的聲音

注意！時候到了！我主上帝說，我所預言的那時候已經到了。注意！我所說過的那一天到了。

希羅底

叫他肅靜些。我不願意聽他的聲音。這個人始終把惡言惡語來反對我。

希律

他並沒有說什麼反對你的話，並且，他是一個很偉大的先知。

希羅底

我不信什麼先知。一個人能夠說得定未來的事嗎？沒有一個人能知道的。何況他始終侮辱我。可是我想你是很怕他的。
．．．．我明明知道你怕了他啊。

希律

我并不怕他。我什麼人也不怕。

希羅底

是啊，你很怕了他。你若不是怕他爲什麼半年前猶太人便吵着要你把約翰交給他們，你又不肯交出去呢？

一猶太人

陛下，真是把他交給我們去的好呀。

希律

這問題不必提了。我已經答覆了你們了。我不願把他交到你們手裏。他是一個見過上帝的人。

一猶太人

那是不會有的事。自從先知以利亞以來就沒有一個人看見

過上帝的。以利亞便是最後見過上帝的人。這些日子上帝沒有顯過聖。他老人家藏起了。所以這個世界上纔弄得奇災大禍紛至沓來哩。

別一猶太人

實在說起來，誰也不知道先知以利亞當真看見過上帝沒有。或者他所看見的不過是上帝的影子罷。

第三猶太人

上帝決不會有藏起的時候。他隨時隨地都顯聖的。惡的中間有上帝甚至和善的中間有他一樣。

第四猶太人

你不要是那樣說。那是一種很危險的思想。那種思想是從亞歷山大利亞那些教希臘哲學的學校裏傳來的。希臘人都是異教徒他們連割禮都沒有受過。

第五猶太人

上帝要如何做，誰也不能知道。他的做法是很神秘的也許我們所謂惡事反是善事，我們所謂善事反是惡事。我們一點

也不知道。我們祇好一切服從，因為上帝是很強的。他把強的也好，弱的也好，都打得粉碎，因為他對於任何人都沒有顧忌。

第一猶太人

你說得很對。上帝實在可怕；他把強的弱的一齊搗碎，像我們人把麥子放在碓臼裏搗一樣。但是這個人決不會看見過上帝。自從先知以利亞以來沒有一個人看見過上帝的。

希羅底

叫他們肅靜些。把我煩燥死了。

希律

但是我聽得說約翰這個人就是你們的先知以利亞。

猶太人

那是不會有的事。從先知以利亞的時候到現在有三百多年了。

希律

可是也有人說這人就是先知以利亞的。

拿撒勒人

我確信他就是先知以利亞。

猶太人

不對，他決不會是先知以利亞。

約翰的聲音

日子到了，主的日子到了。我聽得山上有將來要做“世界的救主”的人的足音了。

希律

那是什麼意思？“世界的救主”。

諦格里納斯

那是凱撒所用的稱號。

希律

可是凱撒他現在不會到猶太來。我昨日還接了從羅馬來的

信件。沒有一封說及這件事的。諦格里納斯，你是冬裏還住在羅馬的，你也聽過一些什麼傳聞沒有？

諦格里納斯

陛下，這件事我什麼也沒有聽得說過。我不過說明這個稱號。這就是凱撒的稱號之一。

希律

但是凱撒他不能來。他的脚痛得太利害了。聽說他的脚腫得和象脚一樣。何況又有政治上的理由。離了羅馬的人就失了羅馬。他決不會來。不過凱撒既是一國之主，他若想來他便會來。可是，我決不信他會來的。

第一擊撒勒人

這個先知說的不是關於凱撒的事，陛下。

希律

不是說凱撒的事？

第一擊撒勒人

不是，陛下。

希律

然則他是說誰的事呢？

第一孛撒勒人

他是說那已經出現了的“救世主”的事。

猶太人

“救世主”並沒有出現。

第一孛撒勒人

他已經出現了，而且到處顯着他的奇蹟。

希羅底

哈！哈！奇蹟！我不信什麼奇蹟，我看得太多了。〔對侍者〕
拿扇子來！

第一孛撒勒人

這個人可顯着真正的奇蹟。有這樣一回事，他在加利利一

個頗有勢力的小市鎮的結婚宴上把水變成了酒。這是當時幾個同席的人告訴我的。還有一次他祇伸手一摸就醫好了坐在迦伯農城門口的兩個害大麻瘋的。

第二拏撒勒人

你說錯了，他在迦伯農醫好的是兩個瞎子。

第一拏撒勒人

不然，是害大麻瘋的。不過他也醫好過瞎子。還有人看見他在山上和天使說話哩。

一撒丟賽人

那裏有什麼天使。

一法利賽人

天使是有的。不過我不信這個人和他們說過話。

第一拏撒勒人

有一大羣百姓看見他和天使說話哩。

一撒丟賽人

那里是和天使說話。

希羅底

他們真把我厭煩死了！他們真是可笑！〔對侍者〕好！拿我的扇子來！〔侍者呈扇〕你的樣子好像做夢的人啊；你切不可做夢。祇有病人纔做夢哩。〔用扇打侍者〕

第二擊撒勒人

還有遮婁的女兒一樁奇蹟。

第一擊撒勒人

是，那是當真的。沒有一個人敢否認那件事的。

希羅底

這些人都瘋了。他們望月亮太望久了。禁止他們開口。

希律

遮婁的女兒的奇蹟，又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擊撒勒人

遮婁的女孩子死掉了。這個人使她復活。

希律

他能使死人復活？

第一擊撒勒人

是，陛下。他能使死人復活。

希律

我不願意他做那樣的事。我禁止他做那樣的事。我不許誰使死人復活。這個人非找來告訴他說我禁止他使死人復活不可。這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

第二擊撒勒人

陛下，這個人無論什麼地方都在的，但是要找他很難。

第一擊撒勒人

有人說他現在在撒瑪利亞。

猶太人

倘若他在撒瑪利亞，這個便容易知道他不是救世主。救世主決不會到撒瑪利亞人那裏去。撒瑪利亞人都是受咀咒的。他們不供獻一點東西到廟裏去。

第二擊撒勒人

他是前幾天纔離開撒瑪利亞的。我想他此刻應該到了耶路撒冷的附近了。

第一擊撒勒人

不然；他沒有在那裏。我剛從耶路撒冷來。他們有兩個月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希律

沒有關係！叫他們去找他，並且把我的話傳給他聽，說我不許他使死人復活！至於變水爲酒，醫好害大麻瘋的和瞎子，這些事他願意做只管去做。我也沒有半句話反對他。實在說起來，我也認醫害大麻瘋的是樁好事。但是我不許誰使死人復活。倘若死了的人會走起回來。那不可怕得很嗎。

約翰的聲音

阿！蕩女啊！妖姬啊！有金色眼睛和金燦燦的眼臉的巴比倫的女兒啊！我主上帝是這樣說，讓一羣男子圍攔來攻擊她，讓這些人都拿起石子去打她，．．．．

希羅底

命令他不要做聲。

約翰的聲音

讓將校們拿他們的劍去刺穿她。讓他們把她壓碎在他們的盾底下。

希羅底

不，這怎麼好叫人家聽見。

約翰的聲音

所以我要把地球上一切的穢惡都掃盡，使一切女人都知道不可效她的尤。

希羅底

你聽見他怎麼樣罵我的嗎？你許他把你的妻子這樣毒罵嗎？

希律

他並沒有說出你的名字。

希羅底

那有什麼關係？你明明知道他是辱罵我的。我難道不是你的妻子嗎？

希律

千真萬確的，親貴的希羅底，你是我的妻子而且以前你還是我兄弟的妻子。

希羅底

那是你把我從他手裏搶出來的。

希律

實在我是要比他強些．．．．但是我們不必說那些話了。我不願意提起那件事說。那就是這個先知說那些可怕的話的原因。或者因為這個緣故會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也未可知。

我們不必說這件事了。．．．．高貴的希羅底，我們把嘉客忘記了。把我的杯子斟滿，我的愛妻。把大銀杯和大玻璃杯裏都斟滿葡萄酒。我要祝凱撒的健康。這裡有許多羅馬的貴客，我們非祝凱撒的健康不可。

全體

凱撒萬歲！凱撒萬歲！

希律

你沒有看見你女兒好蒼白的臉色嗎？

希羅底

她的臉色蒼白不蒼白關你什麼事？

希律

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樣蒼白的臉色。

希羅底

你切不可望着她。

約翰的聲音

在那一天太陽會變成包頭一樣的黑，月亮會變成血一樣的紅，滿天的星會落到地球上來。像熟了的無花果從無花果樹上落下來一樣，那時候地球上的國王們一定要嚇得心驚膽顫。

希羅底

哈！哈！我一定很歡喜看他所說的那一天。什麼月亮會變得和血似的，星子會像熟了的無花果一樣落在地球上。這個先知說話簡直像一個酒醉老。．．．．但是我不願意聽他說話的聲音。我恨了他的聲音，命令他不要作聲。

希律

我不命令。我不懂他說些什麼，但是他所說的或者是一種兆頭。

希羅底

我不信什麼兆頭。他說話好像一個酒醉老。

希律

或者他喝醉了上帝的葡萄酒也未可知。

希羅底

上帝的葡萄酒是什麼葡萄酒？從什麼葡萄園裏摘來的？在什麼壓榨機下壓榨出來的？

希律

〔從此他目不轉睛地望著沙樂美〕 歸格里納斯，你最近在羅馬的時候，皇帝他對你說過這個問題沒有……？

歸格里納斯

陛下，什麼問題？

希律

什麼問題？哦！我問了你一個問題，是不是？我忘記了我要問你的事。

希羅底

你又望着我的女兒。你萬不可望着她。我已經對你說過了。

希律

你也沒有說過半句別的話。

希羅底

我再說一遍。

希律

關於重修廟宇的事，他們議論得不少了，現在也做了一點什麼事沒有？聽說聖殿上的帳幔不見了，那是真的嗎？

希羅底

那分明是你自己把他慫了的。你真是信着口說話。我不願坐在此地了。我們進去罷。

希律

沙樂美，給我舞一舞。

希羅底

我不願意要她跳舞。

沙樂美

陛下，我沒有心思跳舞。

希律

希羅底的女弟子沙樂美，給我舞一舞啊。

希羅底

隨她去罷。

希律

我命令你舞，沙樂美。

沙樂美

我不舞，陛下。

希羅底

〔笑着〕你看她怎樣服從你的！

希律

她舞不舞與我什麼關係？那與我是沒有一點關係的。今晚我幸福。我了不得的幸福。我從來沒有這樣幸福的。

第一兵士

國王的樣子很憂鬱的。他不是很憂鬱的樣子嗎？

第二兵士

正是，他的樣子很憂鬱。

希律

我爲什麼不要高興呢？世界之主的凱撒，萬物之主的凱撒，他很愛重我。他剛纔送了我許多極珍奇的禮物。并且已經允許把我的敵人，卡巴都西亞王召喚到羅馬去。或者就在羅馬把他釘死在十字架上也未可知，因爲凱撒想做的事一切他都能做的。凱撒真是一個主宰。由此你可以知道我這樣幸福也是應當的。世間上沒有一件事情能損傷我的幸福。

約翰的聲音

他一定會坐在這寶座之上。他一定會穿着深紅的袍。他的手裏一定會擎着滿裝着他的誹謗的金杯。主的天使一定會打他。他將來一定會被蛆蟲吃掉。

希羅底

你聽見他怎樣說你的嗎？他說你將來會被蛆蟲吃掉哩。

希律

他不是說我的。他從來沒有說過我的壞話。他是說卡巴都西亞王的；就是我的仇敵，卡巴都西亞王。將來要被蛆蟲吃掉的就是他。并不是我。這個先知從來不曾說過我的壞話，祇除開一件就是我不該娶了我兄弟的妻子做妻子。這他或者是不錯的。因為講實在的話，你是個沒有生育的女人。

希羅底

我是沒有生育的，我？你是一個時常望着我女兒的，又要她跳舞給你取樂的，你倒說這個話？你說話真像個傻子似的。我生過一個孩子。你沒有得過一個，沒有，就在你那些侍妾中間也沒有得過一個。你自己纔是一個不生育的人哩，那里是我。

希律

住口，你這婦人！我說你是沒有生育的。你沒有替我生過一個孩子，而且這個先知說我們的結婚并非正當的結婚。他

說這是一種血族相姦的結婚，這種結婚是要產生災禍的。

．．．我恐怕他這話說得不錯；我確信他是說得不錯的。但是現在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這個時候我要幸福。我實在幸福得很。我沒有一點什麼不足。

希羅底

今晚你這樣高興我很喜歡。你平日不是這樣的。可是時候已經晚了。我們進去罷。你不要忘記了明日清晨我們要去打獵哩。我們對於凱撒的使臣要表示十二分的敬意是不是呢？

第二兵士

國王的神色很憂鬱啊。

第一兵士

正是，他的神色憂鬱得很。

希律

沙樂美，沙樂美，給我舞一舞。我請你給我舞一舞。我今晚很憂愁。是的；我今晚憂愁得很。當我一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就在血泊裏滑了一跤，這就是一個不好的兆頭；我又聽見，

我確實聽見空中有拍翼翅，拍大翼翅的聲音。我不知道這些都主的是什麼吉凶，我今晚很憂愁。所以你要給我舞一舞。給我舞一舞，沙樂美，我請你。你若是給我跳舞你可以問我要你所想要的東西，我一定給你。是的，給我舞一舞，沙樂美，我將給你所要的一切，那怕要我把這個王國分一半給你，我都願意。

沙樂美

〔站起來〕無論我向您要什麼東西，都真願意給我嗎，陛下？

希羅底

不要舞，我的女兒呀。

希律

無論你問我要什麼，那怕要平分我的王國。

沙樂美

你敢發誓嗎，陛下？

希律

我發誓，沙樂美。

希羅底

我的女兒呀，不要舞。

沙樂美

可是您憑着什麼東西發誓呢，陛下？

希律

憑着我的生命，憑着我的王冠，憑着我的神靈。祇要你願意給我跳舞，任你想要什麼東西，我都願意給的，那怕要我把王國分一半給你。唉，沙樂美，沙樂美，給我跳舞啊！

沙樂美

您已經發了誓了，陛下。

希律

我已經發了誓了，沙樂美。

沙樂美

我所要的您都給我，那怕您的王國之一半。

希羅底

我的女兒，你不要舞。

希律

那怕你要我把我的王國分一半給你。沙樂美，倘若你歡喜問我要我的王國之一半，你做了女王不知道怎樣美麗哩。你看她若做了女王不會美麗極了嗎？噯呀！此地很冷！有一股冰冷的風，而且我聽見……我為什麼聽見空中間有拍翼翅的聲音？唉！人家一定以為有一隻鳥，一隻大黑鳥在這個高台上飛來飛去哩。我為什麼又看不見這個鳥呢？他那拍翅的聲音可怕得很。他的翼翅括起的風聲可怕得很。這是一股冷風。這不是冷風，這是熱風。我熱的吐氣不勻了。倒些水放在我手上。給些雪我吃。把我的披風解下來。快些！快些！把我的披風解下來。不必，讓他去罷。這是我的花冠，我的薔薇花冠害了我，這些花像火似的。她們把我的額頭都燒焦了。〔從頭上扯下冠花丟在桌上〕哈！這纔能吐氣了。這些花瓣兒好紅啊！這好像棹布上濺的血痕。那也不要緊。我們不能任看見了什麼東西都去尋他的象徵。那會使生活不可能了。不如說血

痕和薔薇花瓣一樣的可愛倒好些。是那樣說當然好多了……
……但是我們不要說這個話了罷。現在我幸福。我非常的幸福。我沒有幸福的權利嗎？你的女兒安排給我跳舞。你不願給我跳舞嗎，沙樂美？你已經允許給我跳舞了呀。

希羅底

我不許她跳舞。

沙樂美

我願意給您跳舞，陛下。

希律

你聽你的女怎麼說的。她安排給我跳舞了。你給我跳舞很好，沙樂美。你給我舞了之後，切不可忘記問我要你所想要的東西，無論你要什麼，我都給你，那怕要我的王國之一半。我已經發了誓了可不是嗎？

沙樂美

您已經發誓了，陛下。

希律

而且我從來沒有食過言。我不是那一種食言而肥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扯謊。我是我的話的奴隸，我的話是一個國王的話。卡巴都西亞王常常扯謊，但是他并不算一個真正的國王。他是一個懦夫。并且他借了我的債不願意還。他反倒侮辱我的使者。他說了許多傷人的話。但是他到了羅馬的時候，凱撒會把他釘在十字架上。我知道凱撒一定會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否則他也會被蛆蟲咬死。這個先知已經豫言了。好呀！你怎麼又停了昵，沙樂美？

沙樂美

我等着我的奴隸給我把香油和那七條面紗拿來，并且要他們把我這腳上的鞋子脫下。〔奴隸拿香油和七條面紗來又把沙樂美的鞋子脫了。〕

希律

哦！你安排赤着脚跳舞。那好極了！那好極了。你的小腳兒一定會像白鴿一樣。牠們一定會像在樹枝上舞蹈着的小白花兒一樣。．．．．不，不，她安排在血上跳舞了。你看鮮血濺了這一滿地。她切不可在鮮血上跳舞。那恐怕是一個惡兆。

希羅底

她若在血上跳舞和你有什麼關係？你自己不是蹣了一腳的血嗎？

希律

那和我什麼關係？唉！你看月亮！她的顏色變紅了。她變得和血一樣的紅了。阿！這個先知的豫言可當真了。他說月亮會變成血一樣的紅。他不是這樣豫言了嗎？你們衆人都聽見的。現在月亮變成血一樣的紅了。你們沒有看見嗎？

希羅底

哦，是的，我看得很清楚，星子也像熟了的無花果一樣的落着哩，可不是嗎？而且太陽也變得和包頭髮的巾子一樣的黑了，地球上的國王們都嚇慌了。至少這一點是誰都看得見的。這個先知，一生中間祇有這一次，總算沒有說錯。真正地球上的國王們都嚇慌了。．．．．我們進去罷。你病了，他們回到羅馬去一定會說你發了狂。我們進去罷，我告訴你。

約翰的聲音

那個從愛東來的是誰，那個從波慈拉來的，那個衣服染着深紅的，那個炫耀他的衣服之美的，那個高視闊步傍若無人的：是誰？你的衣服爲什麼濺着紅色？

希羅底

讓我們進去罷。那個人的聲音，要使我發狂了。他若是繼續喊着，我決不許我的女兒跳舞。你若是這個樣子望着她的時候，我也不許她跳舞。一句話，就是我不許她跳舞。

希律

不要起來，我的妻呀，我的妃子呀，這於你沒有一點益處。她不是給我跳舞了，我決不願意進裏面去。舞呀，沙樂美，給我舞呀。

希羅底

不要舞，我的女兒。

沙樂美

陛下！我已經準備好了。

〔沙樂美作七襲面紗之舞 La dance des sept voiles〕

希律

阿！妙極了！妙極了！你看你的女兒，她已經給我跳舞了。走攏來，沙樂美，走攏來，我好給你的報酬。阿！我對於跳舞者的報酬總是很重的。我更要重重地酬你。無論你的心裏想要什麼，我都給你。你想要什麼？你說。

沙樂美

〔跪着〕

我想要他們即刻把一件東西裝在銀盤裏端來給我。

希律

〔笑着〕

裝在銀盤裏？哼 可以，裝在大銀盤裏。她說話很可愛，可不是嗎？你想要把什麼東西裝在銀盤呢，高貴的，美麗的沙樂美，比猶太國裏所有的女兒都要美麗的沙樂美？你想要他們拿什麼放在銀盤裏給你呢？告訴我。無論那是什麼東西，他們都要拿來給你的。我的寶藏都是你的。你想要的是什麼呢，沙樂美？

沙樂美

〔站起來〕

約翰的頭。

希羅底

阿！我的女兒，你說得好。

希律

不是，不是！

希羅底

我的女兒，你說得好。

希律

不是，不是，沙樂美。你不要問我要那個東西。你不要聽你母親的話。她常常叫你一些壞事。不要信她的。

沙樂美

我並沒有聽信我母親的話。我問您要把約翰的頭放在銀盤

裏，這是爲我自己的快樂。您發了誓，希律。您不可忘記您發了誓。

希律

我知道。我憑着神靈發了誓。我很知道。可是沙樂美，我請你問我要別的東西。問我要我的王國之一半，我一定給你。但是你莫問我要你剛纔問我要過的東西。

沙樂美

我問您要約翰的頭。

希律

不，不，那我不願意給你。

沙樂美

您發了誓的，希律。

希羅底

是的，你發了誓，誰都聽見了的。你當着衆人發的誓。

希律

住口，婦人！我並沒有對你說話。

希羅底

我的女兒問您要約翰的頭要得很對。他曾經百般的誣衊我。他罵了我許多奇離古怪的話。人家可以知道她真是愛她的母親。我的女兒，您決不要退讓。他發了誓的，他發了誓的。

希律

住口，莫對我說！……沙樂美，來，你要近情理一點。是不是一個人應該近情理些呢？我從來待你不壞，我始終愛你。……或者我過於愛你也未可知。所以你莫問我要這個東西。你來問我要這個東西，這是一件悽慘可怕的事。我想你一定是說着要的。從一個人的身上割下來的頭不是很難看的嗎？一個處女的眼睛要去看這樣一個東西也很不適當。你看了又能有什麼樂趣呢？一點樂趣也沒有。不是，不是，這不是你所想要的。……你聽我說，我有一個碧玉，一個又圓又大的碧玉，是凱撒的寵臣送我的。你若從這個碧玉的一邊望過去，那怕很遠的地方所起的事情你都可以看得見。凱撒到馬戲場去的時候也帶着這樣一個碧玉。但是我的碧玉，比

他的還要大些。我深知我這個要大些。這是全世界最大的碧玉。你一定喜歡那個東西，是不是？你問我要我就給你。

沙樂美

我要約翰的頭。

希律

你沒有聽我的話，你沒有聽我的話，你讓我說，沙樂美。

沙樂美

約翰的頭啊。

希律

不是，不是，你不是想要那個的。你說這話是專來苦我的，因為我今晚整晚地望着你的緣故。唉！是的，我今晚真是望着你沒有轉過眼睛。你的美惱煞了我。你的美惱得我心裏難過，所以我望你不覺太望很了。可是我也不再望你了。一個人萬不可望什麼東西。物也好，人也好，都不要望。可望的祇有鏡子，因為鏡子祇給假面我們瞧。喂！喂！拿葡萄酒來！我渴了。．．．沙樂美，沙樂美，我們做朋友罷。你試想

想。．．．．我想說什麼？我想說的是什麼？哦，我記起來了！．．．．沙樂美——不，你還走攏來一點；我恐怕你不聽見我的話。——沙樂美，你知道我有許多白孔雀，就是那在園裏的石榴樹和大扁柏之間走來走去的那些美麗的白孔雀。牠們的嘴都鍍着黃金。牠們吃的穀也鍍着黃金，牠們腳都染着紫色。牠們叫一聲，便要落雨。牠們把尾巴一展開，月亮便從天上現牠的色相。牠們一對一對地在扁柏和黑色石榴樹之間走來走去；而且每一隻，有一個奴隸去招扶牠。牠們有時候飛着穿過這些樹，有時候睡在草上，或繞着池邊。全世界都沒有這樣珍奇的鳥。全世界沒有一個國王有這樣珍奇的鳥。我知道就是凱撒牠也沒有我這樣美麗的鳥。好！我把我的孔雀給五十隻給你。任你到什麼地方去，牠們總跟着你，你站在牠們的中間一定會像一大團白雲托着一輪明月哩。．．．．我全體都給你罷。我祇有一百隻孔雀，可是全世界的國王沒有一個有我這些孔雀的。我一總給你去罷。祇要你解了我所發的誓，莫問我要你那問我要過的東西。〔他飲盡一杯葡萄酒〕

沙樂美

把約翰的頭給我啊。

希羅底

說得好，女兒！像你呢，你拿孔雀來講實在太可笑了。

希律

不要說！你總要亂嚷亂叫；叫起來好像一隻猛獸似的。你不要這樣叫。你的聲音使我討厭得很。你不要講，我說．．．
．．沙樂美，你把你想要做的想一想。這個人或者是從上帝那裏來的。他是一個聖者。上帝的手指曾經觸過他的。上帝借着他的口發出許多可怕的話。他在宮裏也好在沙漠裏也好上帝都隨着他。至少這是可能的事。我們人雖不知道，但是上帝助着他隨着他畢竟是可能的。何況，他若死了我一定要遭什麼不幸。他不曾經說過嗎，他死的那天一定有一種不幸降在某人身上。這種不幸大概是降在我身上的。你記記看，我一到這地方便在血泊裏滑了一跤，同時我又聽見空中間有一種拍翼翅，拍着一種大翼翅的聲音。這些都是極不祥的兆頭。還有其他的。我雖不會看見，我相信一定還有其他的兆頭。好，沙樂美，你難道願我遭着一種不幸嗎？你決不願有這回事的。那麼，你聽我的話罷。

沙樂美

把約翰的頭給我啊。

希律

唉！你總不聽我的話。你要放平靜些。我呢——我很平靜的。我非常的平靜。你聽我說。這個宮裏我還藏有許多珠寶——許多連你的母親都沒有看見過的珠寶；許多世界上稀有的珠寶。我有一幅聯做四行的珠圈子。牠們好像一些月亮用銀線穿着似的。牠們好像五十個月亮打在一鋪金網裏似的。從前有一個王妃會把牠帶在牠那象牙似的胸前。你若帶了你一定也像一個王妃一樣的美麗哩。我有兩種紫水晶，一種像原色葡萄酒一樣的黑，一種像着了水的葡萄酒一樣的紅。我有一種黃玉，像虎眼睛一樣的黃，還有一種像竹鷄的眼睛一樣的淡紅，還有一種青色的青得和貓眼睛一樣。我有一種時常放着一股冰似的冷焰燃燒着的貓兒眼，一種使看的人的心裏生愁，並且不能放在暗處的貓兒眼。我有一種和死女人的眼球似的斑瑪瑙。我有一種明月石他的顏色隨着月亮變化，若見了太陽他們的顏色便暗淡了。我有一種像雞蛋一樣大，藍花一樣藍的碧玉。海水在這種玉裏面周流着而且永沒有退潮的時候來損他們的水波的蔚藍。我有橄欖石，綠玉，綠玉髓和紅玉。我有紅瑪瑙，玉簪石，和白瑪瑙，我一總都給你，一總，此外

還可以加些別的東西進去。剛纔印度國王送來了四柄鸚鵡毛做的扇子，呂米底亞國王又送來一件駝鳥毛做的長裘。我有一個不許女人窺視的水晶，就是少年男子要看也非先挨一頓鞭子不可。那螺鈿櫃裏還鑲着三種奇怪的藍寶石，把牠們帶在額頭上的可以想出許多虛無縹緲的事，把牠們帶在手上的可以使女子不生育。這些都是無價的至寶。但是這還不是全部。那烏木櫃裏我還藏着一對瑪瑙杯，好像是一對黃金的平果。若是有敵人把毒藥倒在這杯子裏，牠們會變成白銀的平果似的。那鑲了琥珀的櫃裏我還有幾雙嵌着玻璃的鞋子。我有色勒斯地方來的外套，有上面嵌着夜光珠和深綠玉的從幼發拉底城來的手鐲。……此外你還想什麼呢，沙樂美？你告訴我你想要什麼東西，我都給你。除開這一樣東西之外，任你要什麼我都給你。除開這一條性命之外，我願把我一切的東西通通給你。把大僧正的袈裟給你也可以。把聖殿的帳幔給你也可以。

猶太人

哦呀！哦呀！

沙樂美

把約翰的頭給我。

希律

〔倒在座王〕她要什麼就給她什麼罷！她真是她媽的孩子！〔第一兵士近前，希羅底從國上手上取下那“死的戒指”給兵士，兵士隨即交與劊子，劊子見之呆然不知所云。〕誰把我的戒指取去了？我的右手上有一個戒指的呀。誰喝了我的葡萄酒？我的杯子裏有葡萄酒的呀。滿滿的一杯葡萄酒呀。誰把我的酒喝掉了。嚶呀！一定有什麼大禍降在誰的身上。〔劊子走下古井裏去了〕咳！我為什麼要發誓？做國王的永不可發誓。他們若不守誓固然可怕，若是守得誓來也是一樣的可怕。

希羅底

我的女兒這條事做得好。

希律

我深信一定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

沙樂美

〔她倚着井垣靜聽〕

沒有聲音。我沒有聽見一點聲音。他怎麼不喊起來呢，這個人！**嘎啣！**若有誰要來殺我，我一定要喊起來，我一定要和他吵起來，我決不能讓他殺……殺，殺，納阿曼，我教你殺呀……不，我什麼也沒有聽見。祇聽得靜悄悄的，靜得可怕。**嘎呀！**有什麼東西掉在地下了。我聽見有什麼東西掉了。這是劊子手的刀。他怕得很，這個奴隸。他把他的刀掉了。他不敢殺他。這個奴隸是一個怯漢！叫幾個兵士下去看看。〔看見希羅底的侍者便叫他〕你到這裏來，你是那個死人的朋友，是不是？那麼好，我告訴你，人還死得不够哩。你去叫那些兵士下去把那我所要的，國王許了我的，我所有的那個東西拿來。〔侍者往後退，她又對着兵士〕到這裏來，兵士。你們快下井去把這個人的頭拿來給我。〔衆兵士也往後退〕**陛下！陛下！**命令你的兵士把約翰的頭拿給我。

〔一隻大黑臂，即劊子的手臂，從井裏伸出來，把約翰的頭盛在一個銀盾上。沙樂美一把搶了。希律把袍袖遮着臉，希羅底笑着搖扇。拿撒勒人跪在地上開始禱告。〕

唉！你總不許我親你的嘴，約翰。好！現在我可要親牠了。我要用我的牙齒咬牠像人家咬熟果子一樣。是的，我要親你的嘴，約翰。我說過了；我沒有說過嗎？我說過了。唉！現在我要親牠了。可是你怎麼不望我呢，約翰？你那雙那樣可怕，

那樣滿裝着暴怒和輕蔑的眼睛現在却閉了。你怎麼要閉着呢？打開你的眼睛！抬起你的眼瞼來，約翰！你爲什麼不望我？你因爲怕了我所以不敢望我嗎，約翰？．．．．而且你那條含毒射人的紅蛇似的舌子，你那條把牠的毒汁向我噴射的紅色毒蛇，現在再也不動了，什麼話也不說了。這個不很奇怪嗎？何以那條紅色的毒蛇會不動了呢？．．．．你一點也不要我，約翰。你拒絕了我。你把惡言惡語罵我。你把我，沙樂美，希羅底的女兒，猶太的公主，當作一種蕩婦，一種淫奔的女子看待！好，約翰，我依然活着，可是你呢，你已經死了，你的頭歸了我了。我任把牠怎麼樣都隨我的意。我也可以把牠丟給狗，也可以把牠丟給空中的飛鳥。狗所吃剩了的，空中的飛鳥也會把牠吃掉。．．．．唉！約翰，約翰，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其他一切的男子我都厭恨。惟有你，你真美麗啊！你的身體就是一根立在白銀礎石上面的象牙柱子。那就是一所羣鳩亂飛銀蓮滿目的花園。那就是一座飾着象牙盾的銀塔。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能像你的身體那樣白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能像你的頭髮那樣黑的。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能像你的嘴唇那樣紅的。你的聲音就是一個薰着異香的香爐，當我望着你的時候我鬚髯聽着一種奇妙的音樂。咳！約翰，你那時爲什麼不望我呢？你把你的手和滿口的惡言惡

語遮了你的臉。你把那要見上帝的人的蓋眼布遮了你的眼睛。好，約翰，你已經看見上帝了。但是我，你始終沒有看見我啊。你那時若是看見了我，你一定會愛我。我嗎，我看見了你，約翰，所以我愛了你。屢啣！我怎樣愛了你啊！我至今還愛你，約翰，我祇愛你一個人……我渴慕着你的美；我飢求着你的肉；葡萄酒也好果子也好不能滿足我這種慾望。我現在如何是好呢，約翰？河水也好海水也好不能淹滅這種情熱。我本是一個公主，你輕蔑了我。我本是一個處女，你把我心裏的貞操奪去了。我本是很貞潔的，你把我的脈管裏滿點着情火。……唉！唉！你那時爲什麼不望我呢，約翰？你那時若望了我，你一定愛了我，我深知你一定會愛了我，並且愛的神秘比死的神秘還要大些。除了愛我們什麼都不必管呀。

希律

她是個怪物，我告訴你說，你的女兒全然是個怪物。她所做的事，實在是一種大罪惡。我確信這是一種違抗那不可知的神的罪惡。

希羅底

我很贊成我女兒所做的事。我現在願意坐在此地了。

希律

〔站起來〕唉！這個亂倫的妻子在那里說話了！來！我不願意坐在此地了。來，我告訴你。這一定要生出什麼可怕的事來。馬拉塞，伊煞卡，阿齊阿斯，把這些火把打黑。我不願望什麼東西，也不許什麼東西望我。把這些火把打黑！把月亮遮掉！把星子遮掉！讓我們躲到我們的宮裏去，希羅底。我有些怕起來了。

〔奴隸們拿開火把。星子隱了。一團大黑雲與月亮相遇，把她完全遮掉了。

舞臺上弄得漆黑的。國王將拾級而登。〕

沙樂美的聲音

屢啣！我親了你的嘴了，約翰，我親了你的嘴了。你的嘴唇上有一種苦味，這是血的味嗎？．．．．不然這或者是戀愛的味．．．．聽說戀愛的味是苦的．．．．但是有什麼要緊？有什麼要緊？我親了你的嘴了，約翰，我親了你的嘴了。

〔一道月光落在沙樂美身上把她用光明蓋着〕

希律

〔圓頭望着沙樂美〕

把那個女人殺了！

〔衆兵士搶上前去把這個猶太國的公主，希羅底的女兒，沙樂美壓倒在他們的盾下。〕

幕